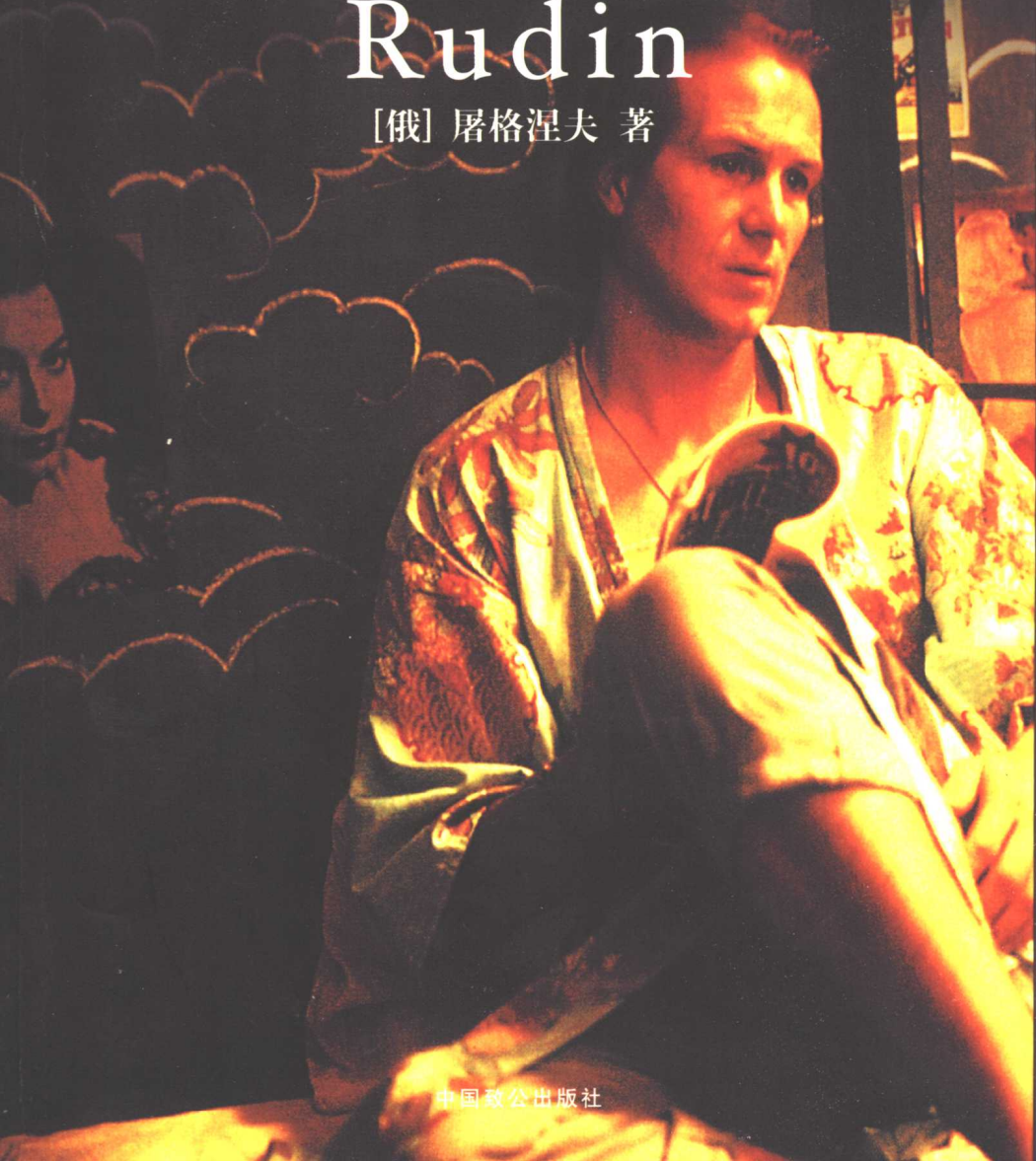


罗 亭

Rudin

[俄] 屠格涅夫 著



中国致公出版社

罗亭

[俄]屠格涅夫著

月
伦
振
译



中国致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罗亭/(俄)屠格涅夫著;刘伦振译. —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
2003.2

(永久记忆版世界文学名著文库.第1辑)

ISBN 7-80179-115-0

I. 罗… II. ①屠…②刘… III. 长篇小说-俄罗斯-近代
IV. I5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02287 号

罗 亭

译 者:刘伦振

责任编辑:子 龙

出版发行:中国致公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4号 电话 66168543 邮编 100810)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河北廊坊人民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252.625

字 数:6507千字

版 次:2003年8月第2版 2003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 数:5000册

ISBN 7-80179-115-0/1·001

定价:413.00元(全二十三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导 读

伊万·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一八一八~一八八三)是俄国著名的现实主义作家。屠格涅夫出生在奥廖尔省的一个地主家庭中,母亲性格乖张,对待农奴颇为残酷,屠格涅夫本人则对农奴的悲惨生活寄予了无限的同情。屠格涅夫于一八三三年进入莫斯科大学攻读语文系,翌年转学至彼得堡大学文史系,一八三七年毕业,次年赴柏林大学进修古典文学和哲学。屠格涅夫早在大学期间便初试身手,创作了不少文学作品。一八三八年,他的处女作诗歌《黄昏》问世,一八四三年出版的长诗《帕拉莎》则为他在文坛奠定了地位。自此,屠格涅夫佳作频传。屠格涅夫的写作风格并非一成不变,在创作初期,他是一位浪漫主义作家。但随着阅历的丰富和经验的积累,屠格涅夫转向现实主义。他同情农奴的悲惨遭遇,赞赏他们宽广博大的胸怀;对于贵族阶级的“只动口不动手”的弱点,屠格涅夫也给予了深刻揭露。但是,屠格涅夫不赞成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到了晚年,他更加坚持改良主义的态度,创作风格也趋于平淡,以写作散文诗为主。屠格涅夫一生留下了多部不朽杰作。《猎人笔记》、《木木》等短篇小说集,思想深邃,文笔流畅。他的中长篇小说更为人所称道,《罗亭》、《贵族之家》、《阿霞》、《前夜》、《父与子》、《烟》等皆为不可多得的佳作。屠格涅夫曾与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等文学家保持多年的友谊,后因政见分歧而分手。一八八三年屠格涅夫死于脊椎癌。

《罗亭》是屠格涅夫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主人公罗亭身上集中了四十年代俄国进步贵族知识分子的优点和缺点,是这些人的一

个典型。他受过良好教育,接受了当时哲学思想中最主要思潮的影响,有很高的美学修养;他信仰科学,关心重大社会问题,追求崇高的人生目标并有为理想而奋斗的决心;他热情洋溢,才思敏捷,口才出众,能感染人、吸引人。但是他徒有过人的天赋和才智,却不会正确将其运用、付诸斗争实践,成为“语言的巨人和行动的侏儒”。

目 录

罗 亭.....	(1)
客 栈.....	(143)

罗 亭

静谧的夏日早晨。太阳已高悬在一碧如洗的天空，但田野上的露珠还在闪耀，从苏醒不久的山谷里，拂来一阵阵清新的芳香，而在潮气未收和喧声未起的森林里，闹晨的小鸟在放声欢唱。坡势徐缓的丘陵，从上至下清一色地覆盖着已经扬花的黑麦，而在这丘陵顶部，显露出一个不大的村落。一位少妇身着细纱连衣裙，头戴草编圆女帽，手里拿着遮阳伞，正沿着狭窄的乡间土道朝这小村落走去。一个侍童远跟在她身后。

她走得不急不忙，仿佛醉心于这步行的乐趣。周围，沿着摇摆着的高高的黑麦，一道道长长的麦浪发出柔和的沙沙声，奔腾着，荡起一层层涟漪，时而呈银绿色，时而呈褐红色。高空中，云雀在清脆地啼叫。这少妇从自己的田庄来，离她要去的小村落最多相距一俄里。她叫阿列克桑德拉·帕夫洛夫娜·莉宾娜，是个寡妇，没有孩子，相当富有，现在跟自己的弟弟，退伍骑兵上尉谢尔盖·帕夫雷奇·沃伦采夫住在一起。弟弟尚未婚娶，替她管理田庄。

阿列克桑德拉·帕夫洛夫娜来到小村落，伫立在紧靠村边一座十分破旧和低矮的小木屋前，叫过自己的侍童，打发他先进屋去探问女主人的健康。他很快就出来了，陪同他出来的是一个白胡子衰弱老汉。

“喂，怎么样啦？”阿列克桑德拉·帕夫洛夫娜问道。

“还活着……”老汉说。

“可以进去吗？”

“这怎么说？可以的。”

阿列克桑德拉·帕夫洛夫娜走进小屋。屋里又挤又闷，烟雾弥漫……有人在暖炕上蠕动，呻吟。阿列克桑德拉·帕夫洛夫娜环顾四周，在明半明暗中看到个裹着花格子头巾的脑袋，一张焦黄的脸上满布着皱纹。她齐胸压着一件沉重的粗呢上衣，艰难地喘着

气，软弱无力地摊开一双瘦骨嶙峋的手。

阿列克桑德拉·帕夫洛夫娜走近老妇，用手指摸了摸她的额头……烧得火烫。

“你觉得怎么样啦，马特廖娜？”她俯向暖炕，问道。

“哎唷！”老妇人一边呻吟，一边注视着阿列克桑德拉·帕夫洛夫娜，“不行，不行啦，我的亲人，归天的时候到了，亲爱的！”

“上帝是仁慈的，马特廖娜，说不定你就会康复起来。你服过我送来的药了吗？”

老妇又痛苦地呻吟起来，没有回答。她没有听清这句问话。

“服过了。”站在门口的老汉说。

阿列克桑德拉·帕夫洛夫娜向他转过身去。

“除了你，还有别人陪伴她吗？”她问。

“有一个丫头片子——她的孙女，可总是爱跑开，待不住，是个坐立不定的小东西，连给奶奶端口水喝都懒得干。可俺又老了，叫俺怎么办呢？”

“能不能送到我那里去住医院呢？”

“不！干吗要住医院！终归是死。也活够了；看来，就这么任凭上帝发落吧。她也离不开这暖炕，还送什么医院呢！再一折腾她，她一准就没命了。”

“哎唷，”病人呻吟着，“漂亮的太太，不要撂下俺孤苦的孙女儿；俺们的老爷离得远，可您……”

老妇沉寂下来。她说话太吃力了。

“不要担心，”阿列克桑德拉·帕夫洛夫娜说，“一切都可以照办。这是我给你送来的茶和糖。要是想喝，就喝吧……你们总该有茶炊吧？”她补充后一句话时，瞧了瞧老汉。

“茶炊吗？俺们没有茶炊，倒是可以借一个来。”

“那就借吧，要不我就把我的送来。你得吩咐一下小孙女，别让她老跑开。对她说，这样做是可耻的。”

老汉什么也没回答，双手接过一包茶和糖。

“好吧，再见，马特廖娜！”阿列克桑德拉·帕夫洛夫娜说。“我还会来看你的，你可不要灰心，要按时服药……”

老妇抬起头来，向阿列克桑德拉·帕夫洛夫娜探过身去。

“太太，把您的手伸给俺。”她说。

阿列克桑德拉·帕夫洛夫娜没有把手伸给她，只是俯下身去，吻了她的额头。

“小心点，”她离开时对老汉说，“一定得按时给她服药……还要喂她喝茶……”

老汉又是什么也没回答，只是点了点头。

一来到清新的空气里，阿列克桑德拉·帕夫洛夫娜这才舒畅地吐了口气。她撑开遮阳伞，正想起步回家。突然，有一个人乘坐着一辆矮矮的双轮赛马车，从屋角边驶出来。他约莫三十岁，穿一件灰色亚麻布旧外套，戴一顶同样颜色和同样质料的旧制帽。一看到阿列克桑德拉·帕夫洛夫娜，他立即勒住了马，向她转过脸来。这张没有红晕的宽阔面庞上，长着一对浅灰色的小眼睛，留着两撇几乎斑白的口髭，整个色调跟他的衣着很是相称。

“您好，”他懒洋洋地微笑说，“能让我知道您在此有何贵干吗？”

“我来探望一位病人……您从哪里来，米哈伊尔·米哈伊雷奇。”

叫米哈伊尔·米哈伊雷奇的人直视着她的眼睛，又是微微一笑。

“探望病人，这可是做好事啊，只不过，”他接着说，“把她接到您的医院，不是更好吗？”

“她太虚弱，经不起折腾。”

“您不打算取消您的医院吗？”

“取消？为什么？”

“我这么想来着。”

“多么古怪的想法！您怎么会这样想呢？”

“您跟拉孙斯卡娅常有来往，好像还受了她的影响。照她的话说，医院和学校——这全是瞎扯蛋，是无用的妄想。慈善本应纯粹是个人之事，教育也一样：这全是拯救灵魂的事……她似乎就是这样说的。我倒想知道知道，她这是学谁的舌？”

阿列克桑德拉·帕夫洛夫娜笑了起来。

“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是位聪慧的女人，我非常喜欢和尊敬她；但她也可能犯错误，而我也并非相信她的每一句话。”

“您做得太对啦，”米哈伊尔·米哈伊雷奇答辩着，还是没下马车，“因为她本人也不大相信自己的话。可是碰到您，我是很高兴的。”

“这是为什么？”

“问得妙！就好像我往常碰到您不这么高兴似的！今天您是这么娇艳，这么可爱，就像这个早晨。”

阿列克桑德拉·帕夫洛夫娜又笑了起来。

“您笑什么？”

“笑什么？您在说这番恭维话时是怎样一副萎靡不振和冷若冰霜的尊容！我真奇怪，您在说最后一句话时怎么没打呵欠。”

“冷若冰霜的尊容……您总是需要火一样的热情，可这火一样的热情有什么用。闪一阵光，冒一阵烟，就熄灭了。”

“不过会让人感到热乎乎的。”阿列克桑德拉·帕夫洛夫娜随着说。

“对……还会把人烧焦。”

“烧焦又算得了什么！这也不是灾难。这最好不过了，比起……”

“我倒要瞧瞧，哪怕就那么一次，当您烧得焦糊糊的时候，您还不说这种话，”米哈伊尔·米哈伊雷奇不无懊恼地打断了她的话，啪地一声抖动了马缰，“再见！”

“米哈伊尔·米哈伊雷奇，请停一停！”阿列克桑德拉·帕夫洛夫娜呼喊起来，“您什么时候来看我们？”

“明天。替我问候您弟弟。”

马车急驶而去。

阿列克桑德拉·帕夫洛夫娜目送着米哈伊尔·米哈伊雷奇。

“真是个大袋子！”她寻思着。骆驼的背，满身尘埃，一顶制帽扣在后脑勺上，从帽沿下杂乱地支棱出一丛丛黄毛尖儿，他可也真像一个大面袋。

阿列克桑德拉·帕夫洛夫娜徐步走在回家的路上。她垂下眼睛走着。逼近的马蹄声迫使她停了下来，抬起了头……迎面而来的是她骑在马上弟弟，走在他一旁的是位个子不高的年轻人，穿一个敞开着的轻盈的常礼服，系一条轻盈的领带，戴一顶轻盈的灰色礼帽，一手拿着手杖。他早已冲着阿列克桑德拉·帕夫洛夫娜微笑，虽然他看见，这女人正在沉思，什么也不会觉察到，而在她刚一停步时，他便高兴地走到她跟前，近乎温柔地说：“您好，阿列克桑德拉·帕夫洛夫娜，您好啊！”

“啊！康斯坦丁·季奥米德奇！您好！”她回答说，“您从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那里来吗？”

“正是，正是，”年轻人容光焕发地响应着，“是从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那里来，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派我来找您。我更喜欢以步当车……多么美好的早晨啊，总共也就四俄里之遥。我到达时——您不在家。令弟对我说，您到谢缅诺夫卡去了，而他本人要到田地里去，于是我就跟着他走来迎接您。真的，这是多么开心啊！”

年轻人说一口纯正的俄语，但发音总带点儿外域口音，不过究竟是什么外域口语，也很难确定。他的脸型有某种亚细亚的风韵，长长的鹰钩鼻，呆呆的吊睛眼，肥厚的红嘴唇，倾斜的前额，漆黑的头发——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他的原籍在东方；但这年轻人却自称姓潘达列夫斯基，并声言敖德萨是自己的故乡，尽管他是在白俄罗斯某地依靠一位乐善好施的遗孀养大的，而给他搞到职务的却是另一位寡妇。总的说来，中年太太们都乐于庇护康斯坦丁·季奥米德奇：他善于寻找和善于发现她们。就拿现在说吧，他又住在很有

钱的女地主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拉孙斯卡娅家，充当着养子或食客。他十分亲热殷勤，多愁善感，暗地里却荒淫好色。他天生一副悦耳的嗓音，弹得一手好钢琴；并且有跟人交谈时死盯住对方的习惯。他的衣服非常洁净，而且一穿就是很久。他总是小心翼翼地刮净自己宽阔的下巴，头发也一绺压一绺地梳理得服服帖帖。

阿列克桑德拉·帕夫洛夫娜听完他的话，然后转身向着弟弟。

“今天我总是碰见熟人：刚刚我才跟列日涅夫交谈过。”

“啊，跟他！他赶着马车到什么地方逛去了吧？”

“对。而且，你信不信，乘的是赛马车，满身的尘土，像装在布袋里……真是个怪人！”

“也许是吧。不过，他可是个好人。”

“谁？列日涅夫先生吗？”潘达列夫斯基问，似乎感到惊诧。

“不错，正是米哈伊尔·米哈伊雷奇·列日涅夫，”沃伦采夫不以为然地说，“不过姐姐，得说再见了，我该到田地里去了：有人给你播种荞麦。就让潘达列夫斯基先生陪你回家吧……”

沃伦采夫放开马，急驶而去。

“高兴之至！”康斯坦丁·季奥米德奇欢呼着，将手臂伸给了阿列克桑德拉·帕夫洛夫娜。

她挽住他的手臂，两人沿着通往她庄园的道路走去。

挽住阿列克桑德拉·帕夫洛夫娜的手臂，康斯坦丁·季奥米德奇感到莫大的喜悦，他迈着细步，微笑着，而他那双东方人的眼睛甚至蒙上了一层泪花，不过，这倒是康斯坦丁·季奥米德奇常有的事：他动不动就深受感动，热泪纵横。然而，挽着手臂领着这么一位年轻、漂亮、苗条的女人走路，有谁会不感到心旷神怡呢？说到阿列克桑德拉·帕夫洛夫娜，全省的人都会一致夸她美貌绝伦，而且，这个省里的人并没有弄错。单是她那微微有点儿翘的直鼻梁，就足以使任何一个凡世的男人发疯，更不用说她那天绒般的褐色眼睛，紫金般的头发，圆脸蛋上的酒窝和其他俊俏之处了。最美的是她那招人喜爱的面容：坦率、善良、温顺，既令人感动，又让人迷

醉。阿列克桑德拉·帕夫洛夫娜一投眼，一发笑，都活像个孩童。太太们都认为她很单纯……还能期望什么更好的称赞呢？

“您说，是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派您到我这儿来的？”她问潘达列夫斯基。

“是的，是她派来的，”他回答着，把俄语字母 C 说成英语的 th，“她恳切希望，并命我务必请求您，让您赏光今天到她老家去赴午宴……她（潘达列夫斯基在说到第三人称时，特别是说到女士时，习惯上严格使用敬称），她老在等待一位新的佳宾，并希望您跟他认识。”

“这是谁呢？”

“一位叫穆费利的男爵，从彼得堡来的宫中侍从。是不久前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在加林公爵家结识的，对他备加称赞，说他是位可爱的有教养的年轻人。男爵先生还研究文学，或者最好说……啊，多美的蝴蝶！请注意瞧瞧……最好说是研究政治经济学。他写了篇论文，讨论某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并且想将它交给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批评指正。”

“政治经济学论文？”

“是就文体的观点而言，阿列克桑德拉·帕夫洛夫娜，是就文体的观点而言。我想，您一定知道，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在这方面也是个行家。茹科夫斯基^①向她老请教，而我的恩人，曾寓居在敖德萨的一位有求必应的老人罗克索兰·梅季阿罗维奇·克桑德雷卡^②……想必您也知道此人的大名吧？”

“一点也不知道，而且也没有听说过。”

“这么一位大人物都没有听说过？真叫人奇怪！我要说，对达

① B.A. 茹科夫斯基(1783—1852)，俄国著名诗人。

② 指的是亚历山大·斯卡拉托维奇·斯图尔扎(1791—1854)，反动分子和蒙昧主义者，亚历山大一世统治下的外交部官员，著有儿部关于宗教和政治问题的反动书籍。1855年，《俄罗斯人》第四中转登了《敖德萨公报》的一篇短评《亚·斯·斯图尔扎生平著作简述》。此处系讽刺性描绘。——原注。

里娅·米哈伊洛夫娜在俄语方面的造诣，就连罗克索兰·梅季阿罗维奇也一向很推崇。”

“这位男爵不是学究吧？”阿列克桑德拉·帕夫洛夫娜问。

“决不是。相反，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说，他现在看起来可是位风雅人士呢。他在谈到贝多芬时是这般能言善辩，就连老公爵都感到欣喜……这一点，我承认，是我很想听到的；要知道，这是我的本行。请允许我送给您这朵娇美的野花。”

阿列克桑德拉·帕夫洛夫娜接过花，可没走几步，就把它扔到了路上……到她的房舍至多还有二百来步。这房舍是不久前建造的，刷得通白。现在，它正在用自己宽敞明亮的窗眼，从苍劲的椴树和槭树的浓阴中，诱人地往外张望。

“那我就照您的吩咐向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禀报，说您光临午宴？”潘达列夫斯基说，对他献上的那朵花的命运，还微微感到有些懊恼，“她老也邀请令弟。”

“好吧，我们一定去。纳塔莎怎么样了？”

“纳塔利娅·阿列克谢耶夫娜很好……但我们已经走过通往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庄园的分岔处了，请允许我就此告辞。”

阿列克桑德拉·帕夫洛夫娜停了下来。

“难道不到我们家去坐坐？”她犹豫不决地问。

“衷心希望，但我怕误了事。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想听听塔尔贝格^①的一首新练习曲，所以要准备准备，熟悉熟悉。而且，坦白说，我怀疑我的絮叨能使您感到任何愉快。”

“哪能……为什么……”

潘达列夫斯基叹了口气，含情脉脉地垂下了眼睑。

“再见，阿列克桑德拉·帕夫洛夫娜！”他说罢，沉默了一会儿，鞠了个躬，向后倒退了几步。

阿列克桑德拉·帕夫洛夫娜转过身来，回家去了。

① 塔尔贝格(1812—1871)，奥地利钢琴圣手，曾赴俄国。

康斯坦丁·季奥米德奇也踏上了归途。刚才那甜蜜蜜的表情，顿时从他脸上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一副自信和近乎严峻的尊容。此时此刻，就连康斯坦丁·季奥米德奇的步态也变了样：步子跨得更宽，也踏得更重了。他放肆地挥动着手杖，走了约莫两俄里，突然又笑逐颜开：他看到了路旁一位农家姑娘，青春年少，模样儿也长得很顺眼，正从燕麦地里往外赶牛。康斯坦丁·季奥米德奇像猫一样小心翼翼的靠近她，跟她搭讪。那姑娘一开始默不作声，红着脸只顾笑，终于，她用袖子遮住嘴唇，扭过身去，低声说：

“老爷，请走吧，真的……”

康斯坦丁·季奥米德奇戳着手指威吓她，命令她给自己采来矢车菊。

“你要矢车菊干什么？是要编花环吗？”姑娘反问道，“喂，请走吧，真是的……”

“听话，我可爱的小美人儿，”康斯坦丁·季奥米德奇开始说。

“喂，请走吧，”姑娘打断他的话，“瞧，小少爷们过来了。”

康斯坦丁·季奥米德奇环顾四周。果然，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的两个儿子万尼亚和佩佳在路上奔跑着，跟在他们身后的是他们的教师巴西斯托夫，一个二十岁的年轻人，刚从大学毕业。这小伙子身材魁梧，面貌平平，大大的鼻子，宽厚的嘴唇，长一对猪一般的小眼，既不漂亮，也不灵敏，但却善良、诚实、耿直。他衣着随便，也不修剪头发——这并非出于炫耀不修边幅，而是因为疏懒；他爱吃爱睡，但也爱书，爱热烈的交谈，而对潘达列夫斯基却恨之入骨。

达里娅·米哈伊洛夫娜的两个孩子崇拜巴西斯托夫，但一点也不怕他。巴西斯托夫跟家里所有其他的人也相处得很亲密，女主人对此并不那么喜欢，尽管她总是说她不存偏见。

“你们好，我的小亲亲！”康斯坦丁·季奥米德奇说，“你们今天出来散步真早啊！而我，”他转向巴西斯托夫说，“我也一早就出来了。欣赏欣赏大自然的风光——是我的一大嗜爱。”

“我们看见了，大自然的风光您是怎样欣赏的，”巴西斯托夫低